



## 乔治枪杀的野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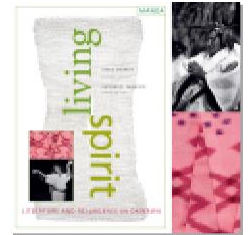
Matayoshi Eiki, David Fahy

马诺阿，第23卷，第1号，2011年，第188-211页（文章）由夏威

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DOI <https://doi.org/10.1353/man.2011.0002>

。



### 关于这篇文章的其他信息

➔ <https://muse.jhu.edu/article/444098>

## 乔治枪杀的野猪

---

离发薪日还有两天时间。约翰和其他人的钱早就用完了，乔治也没有再借给他们。吧台的女主人不再像往常那样和他们坐在一起，招待他们了。乔治注意到，这些女主人一直在朝门口看，等待其他顾客的到来。乔治想离开，但不能对他的同伴们说。在刚才的狂热之后，他们现在似乎自己也感到很尴尬。他们的那瓶威士忌早就被喝光了。要求更多的时候，主人要求“现金，现金”，他们不再让他们摸自己的乳房和大腿。约翰、王尔德和华盛顿，就在表面之下冒着烟，似乎处于某种边缘。三个人的脸都被酒精熏得通红。事实上，每张脸都越来越红，他们每一个肌肉发达的身体都变得越来越紧张。不久之后，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引爆。乔治仍然保持着冷静，控制着自己，但当他观察同伴们的情绪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得有点厉害。他想，他们的摇摆不定使事情变得更糟。如果你不打算喝酒，那就不要喝一滴酒，也不要对女主人说一句话；但如果你要喝酒，那你就应该把自己喝傻了，摸摸女主人的头，然后继续和她们做爱。非此即彼。

两位女主人随意地站了起来，转身走向门口。三个脸部因长期暴露在阳光下而被晒得黝黑的白种人走进了酒吧。每个人都用他的大眼睛扫视着这个地方。乔治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从越南回来休休养的。休假的军人对他们的钱很随意。A牌酒吧的女招待--美军人员获准经常光顾的酒吧--称他们为yama-otoko（“从荒野回来的人”），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一切可以想象的服务。他们是最好的资金来源。乔治和他的团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不那么好。乔治的团队仍然驻扎在冲绳，刚刚从美国抵达，而山口组是老前辈，在无数次战斗中得到了锻炼。乔治想象，即使在睡梦中，这些人也从未摆脱对战争的思考。无论他们多么

喝酒，无论他们如何狂欢，无论他们如何用女人和性来自娱自乐，他们的头脑仍然总是处于一种战斗准备状态。他们把手枪和刀子藏在口袋里，虽然只要他们在基地里，这没有什么区别，但一旦他们离开基地，他们就有能力实施不可估量的暴力。在某些方面，乔治看不起这些人。

最后一位女主人终于从她们的桌子上站了起来。约翰用他那只粗大的毛茸茸的手抓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胳膊。"你想离开我们吗？"他叫道。"你对我们嗤之以鼻，你这个野蛮的婊子？"当她挣扎着挣脱手臂时，这个女人用她的空闲的手推着约翰的头，但他强迫她在他的腿上坐下来。威尔德和华盛顿在她的两边，夹住了她的胳膊和腿。她挣扎着，歇斯底里地尖叫着。王尔德拉下她的透明黑色内裤，把它们扔到乔治的脸上，笑得嚎啕大哭。然后，王尔德将他的膝盖夹在她的双腿之间，巧妙地将它们分开，他点燃了一根火柴，然后大声笑着，将灯照在她的胯下。约翰和瓦辛顿弯下腰，以获得更清晰的视野。他们也大声笑了起来，紧紧盯着她的裤裆。乔治对这种情况越来越感兴趣。这名妇女疯狂地挣扎着想挣脱，大喊他们都听不懂的话。约翰把一块手帕塞进她的嘴里，王尔德把他的火柴靠近她的阴毛，这些阴毛卷曲、萎缩，并在瞬间烧毁。乔治瞥了一眼山口组。他们在轻蔑地笑着。其他女主人疯狂地催促她们让乔治的团队停下来，但山口组只是盯着，什么也不做。被困的女人穿了一件紧身的厚布料白裙子。约翰和另外两个人挣扎着想把它拉下来，但运气不佳。华盛顿拿出一把小刀，将刀刃插在脖子处的开口处，将裙子的前部切到腹部。这名妇女挣扎得更厉害了。她似乎确信他们打算杀死她。

刀子擦过她的皮肤，血渗到她的衣服里。乔治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正绝望地咬着手帕。她的眼睛因惊恐而睁大。乔治站起身来，走到座位边上。华盛顿用他的刀抚摸着女人的脖子和脸颊。乔治的脸上可能有了笑容，但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的心在狂跳。这与他喝醉时不同。华盛顿可能会挖出她的一只眼睛，割掉她的鼻子，或者戳开她脖子上的动脉。

其他女主人在她们周围围成一圈，以可理解的方式大喊。她们似乎是在恳求这些人。她们也似乎被激怒了。也很悲伤。乔治不知道是哪种情况。其中一个人用双手从后面抓住了约翰的下巴，用尽全身力气拽着他。显然，约翰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抬起下巴，瞪着那女人的脸。他握紧右拳，打在她的下巴上。这一击

落地时发出巨大的破裂声。她一言不发地沉到了地上。尖叫和叫喊声现在更响了，其他妇女向倒下的女人弯腰。她们仍然大喊大叫，把她抬到柜台前，让她躺下，用毛巾包着冰块敷在她的下巴上。然后她们又回来了，再次拥挤在乔治的周围，每个人都朝柜台上的女人做着手势，并不理解地喊着。山口组的人现在站着，随意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互相交谈着，双手放在臀部或口袋里，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华盛顿的刀在被困妇女的小而扁平的乳房上慢慢移动。大而黑的乳头在房间里缓慢旋转的蓝光下显得十分突出。乔治估计她有五六个孩子，接近四十岁了。除了浓妆艳抹，她的脸会缺乏任何年轻的色彩，他想象，她的皮肤会变得松弛和干瘪。这就是留给美国士兵的那种女人，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乐趣。

乔治感到恶心。他希望其他人能强奸她，然后把事情做完。当他们完成后，华盛顿会用他的手枪把她打死。试图从华盛顿手中抢夺刀子，两名妇女与他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两人的手臂都被割伤，正在流血。其中一名妇女流了很多血，退到柜台后面，用湿润的手布按住她的伤口。华盛顿现在被激怒了。他瞥了一眼扑向他的两个女人，松开了被他按住的那个女人的肩膀，然后站了起来。被释放的女人扭动着身体站了起来。她的脚被王尔德的腿缠住了，当她愤怒地把自己从约翰的手掌中甩出来时，她落在了地板上。她开始用四肢爬行离开。华盛顿喊着什么，从后面跳到她身上，在她的背部和臀部砍了一刀，劈开了她的衣服。鲜血渗出，浸湿了她的白裙子。她还没有从嘴里挣脱手帕，但你可以看出她在哭泣和尖叫。她的假睫毛被撞歪了，她的眼妆在流淌，白色的面霜被涂抹，她涂得很厚的嘴唇扭曲了。乔治认为她很丑。

最后，她从华盛顿那里挣脱出来，跑进女厕所。厕所。他跑到她身后，将他的千斤顶刀柄插在门和门框之间，阻止她关门和锁门。然后，华盛顿开始用双手拽住门把手。当门飞快地打开时，刀子哗啦啦地掉到了地上，华盛顿倒在了他的裤座上。一个有点胖的女主人从地板上取回了那把小刀，并把它对准了他。华盛顿慌忙站起来，对着聚集在门边的妇女们威胁性地喊道。在她们因他的喊声而退缩的瞬间，他冲进洗手间，关上了门。门锁咔嚓一声关上了。匆忙中，妇女们拍打着门。她们可以听到里面传来的哭声、尖叫声和呻吟声，还有高亢、刺耳的笑声和愤怒的喊声。

以及听起来像是在咒骂的声音。手帕似乎已经出来了。外面的女人轮流操作门把手，用尽全力拽着门把手，并敲打着门。她们互相来回喊叫，对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

约翰和王尔德已经平静了不少。不过，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爆发出大声的笑声和愤怒的喊声。另一方面，乔治变得很急躁。他感觉要把酒扔到女人的脸上，或把杯子或瓶子砸到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或把它们砸到地上。他觉得，如果他不做点什么，就会被其他人说成是软弱无能的人。但他认为没有办法让自己参与进来。这一切都太混乱了。我怎么会忍气吞声，不能加入到其他人的行列？一定是让自己想得太多了。而且，我不可能从那些尖叫的女人那里得到任何感谢。他们只会指责我是个懦夫。这就像一个月前约翰和那些人的疯狂行为。他们那样做并不令人惊讶。但我当时也没做什么。也不令人惊讶。几天后，酒吧里的女人们都围着约翰和其他人转悠。我坐在那里，记得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但不记得那些愚蠢的女人。她们是无药可救的。即使是现在躲在那个洗手间里的华盛顿，下次出现在这个酒吧时也不会被拒绝。明天晚上，她们会给他倒酒，让他抚摸她们的乳房，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想拿着他的小刀去砍他引以为豪的胡子，把那该死的东西砍下来，连皮带肉。再把所有的女主人都打死。她们都在发抖。太糟糕了，我没有带着我的手枪。我应该一直带着它。听到子弹打碎威士忌酒瓶、灯光、霓虹灯、点唱机的声音。听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碎，那会很甜蜜。将子弹射入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人的喉咙，他们张着嘴大笑着。那会很好，是吧？

前门被推开，酒吧老板冲了进来。他的黄色衬衫和黑色领结与他那张油腻的圆脸和短小厚实的身躯形成了奇怪的搭配。这个中年男人径直走到约翰面前，开始对他说些什么。他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乔治走到约翰身后。老板的英语相当好。但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乔治无法听清他说出的所有话。店主似乎在极力表现出平静。乔治听出了大概的意思。店主显然是想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约翰站了起来，对他大喊。“我可以让他们吊销你的A牌执照。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一些失去了美国人青睐的当地机构当局已经吊销了他们的A字招牌执照；他们的生意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乔治知道这种威胁有多大的威慑力。老板突然变得笑容满面，恳求约翰冷静下来，并表示自己准备做一笔交易。他试图让约翰听明白，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断降低结算数字。其实是士兵们。

他们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他们威胁说："我们用这把千斤重的刀抚摸你怎么样？对此，老板宽厚地笑了笑，看着他们每个人的脸，并宣布了他的最终价格。"20美元，"他说。"最后的报价。不能再少了。"乔治无法相信他所听到的。*殴打女人的报酬，她身体上的伤害，以及对酒吧的破坏--所有这一切只为了区区二十美元？该死的，如果他愿意接受这些，乔治告诉自己，我们应该把他的价格压得更低。为什么这个可悲的家伙如此痴迷于得到这么小的一笔钱？我甚至不能再看这家伙了，他太恶心了。*

约翰和其他人瞪着那人，大喊："这都是她的错。我们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妇女们现在都在洗手间里大吵大闹。华盛顿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系着他的皮带扣。店主立即走到他身边，开始提议与他协商解决。眼冒金星的华盛顿几乎没看那人一眼，用一只似乎和拳击手套一样大的手把他推到一边，好像在清除一个令人讨厌的障碍物。老板踉跄了一下，被座位绊倒，向后倒在地上。华盛顿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移动，走到前门，打开门，走到外面。"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约翰说，他也进了门。"我们只是在找点乐子，你们这群下等的战争失败者。"乔治把目光转移到洗手间，那个女人显然是被强奸了，她蜷缩在地板上，被其他女人包围着。看到她如此静止和安静，乔治认为她可能已经死了。*阎王爷反复呼唤着这些妇女。"你们都在等什么呢？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坐！"*

乔治急忙跟在其他人的后面，离开了酒吧。外面的空气是苏菲-焦点。他可以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显然是主人的声音，在他身后。乔治没有转身去看。这听起来像是主人在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很可能是用冲绳语。无论如何，从语气中，乔治可以看出他们被骂了。*我想象他正挥舞着拳头，向我们龇牙咧嘴，同时还在向后退，准备逃跑，乔治想。还有那些女主人，她们现在一定是在向山野之子献媚。有一段时间，辱骂的语言在乔治的耳边徘徊。他们为什么要对我生气？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伤害他们。*

乔治走在其他人后面两三步。他们大声地谈论着要杀死冲绳人。很难说他们是否是认真的。他们正试图决定是要杀出租车司机还是某个食品店的店员。乔治意识到，他们真正的愿望是抢劫某人。不管是什么，他们决心实施比刚才更疯狂的暴力行动。*但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呢？乔治想。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些钱来买他们的饮料和一些钱来买他们的女人。这些人走在路上，来来回回地打趣着。"嘿，他们对你翻起了裙子。"是啊，而且她们都没有穿内裤。在*

绿色，就是这样。他们做的时候会高兴地尖叫，他们喜欢这样。""在东方，他们让你把手指伸进他们的内裤。你可以触摸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的手指都被磨破了。他们也让你这样做吗？""是的，但是那个惠美子，她直接爬到你的腿上，用胳膊搂着你的脖子。什么都不放。她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别这样，伙计，你在说什么？那笑容表明你似乎并不介意。""是的，那里真的很狂野。人们互相喷洒啤酒，大吵大闹。""嘿，乔治，你喜欢去什么酒吧？""任何地方都可以。"乔治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不是马上要回基地了吗？"乔治并没有喝酒的心情。他觉得胳膊下出汗了，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华盛顿现在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但看到他掏出尖刀的样子，乔治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

"我让女人通过那里喝啤酒，很多时候，"瓦辛-----"。顿时得意地说。"你把瓶子硬塞到那里。他们也会喝醉，即使从那里喝下去。这是真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醉得一塌糊涂。"

当他们走在大街上时，酒吧里的女人抓着他们的胳膊，试图让他们进来。约翰和其他人从每一组人身边走过，只用污言秽语和挑逗来回应。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场景。

过了一会儿，这些人停了下来。"嘿，乔治，"华盛顿转过身来对他说。"你的那块表怎么样了。"

"看？"但乔治立即知道华盛顿的意思。他们想把它当掉。"这块表卖不了多少钱，"乔治说。"当铺的人都很吝啬。"

"那么，你建议我们做什么，乔治？"约翰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弄到钱？"

"乔治会是有钱的人，"王尔德插话说。"你有一些藏起来了，相当大的一堆，我打赌。"

"哦，这就对了，"约翰薄薄地笑了笑。"就像乔治说的，你不能指望从典当一块手表，或一个香烟打火机，一个吊坠，或一把手刀中得到什么？对不对，华盛顿？"

"好的，我回去拿一些，"乔治说。乔治不喜欢他们看他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把钱都囤起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的，你这样做，乔治。我们会凑钱，在发薪日还给你。我保证。"约翰拍了拍乔治的肩膀。当然，他们从来不会还我钱，乔治想。但是，管它呢。这并不重要。

"华盛顿，你和他一起回去，"王尔德说。

"我自己去，"乔治回应道，瞥了一眼华盛顿，后者用一只粗壮的手臂揽住乔治的肩膀，似乎要护送他离开。"不，让我来，"华盛顿说。

"我们可以在半小时内回来，如果我们乘坐出租车。"

"好。我们会在密西西比河畔，"约翰回答说，轻轻拍了拍乔治的脸颊，然后大步走到街上。

乔治和华盛顿马上就找到了一辆出租车。"让我们大干一场，找点乐子，乔治。我们很快就要到越南了，有一段时间不能这样做了。"华盛顿不停地拍着乔治的肩膀。

乔治一直在想，他想把钱交给瓦辛顿，然后躺在军营的床上，给艾米丽写一封信。当时还不到十点。他知道，如果他留下来，约翰肯定会来找他。无论如何，我都得走。约翰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他认为我是什么？

她们是年轻的高加索妇女。她们每个人都有长长的卷发，有些是金色的，有些是栗棕色的。她们的乳房大而坚挺，淡橙色的乳头似乎很小。她们一定是处女，肯定比他年轻，乔治想。他无法分辨哪个乳房属于哪个女人。她们看起来都很相似，而且这些女人像蛇一样相互缠绕。这些冲绳酒吧的女招待真够贱的。她们扭动身体的方式，紧紧靠着我坐着，用她们长满树枝的手在我的胸部和裤子上摩擦，试图让我兴奋。还有她们收集的气味--汗水、精液、烟雾、威士忌、化妆品--那种混合的强烈气味总是存在。

他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艾米丽的女人。他仔细地研究了屏幕。这个女人摇晃着从她倒立的头上垂下的棕色头发，乔治可以看到她那张张开的白色肉质大腿之间。她性感地移动着她的舌头。她嘴唇的红色和她大眼睛的大小使她看起来像个孩子。不，乔治纠正自己，这不是艾米丽。艾米丽一直在笑，露出她的白牙。而且她把头发绑在后面。

年轻女性的私密部位一次又一次地被特写显示，充满了屏幕。这些妇女在一艘游艇上，游艇在海上晃动。在正午的阳光下，甲板上五个白色的、扭动的裸体在蓝色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在乔治身后，16毫米的放映机嗡嗡作响，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女人互相抚摸和爱抚，以一个又一个不寻常的姿势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群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大--现在是三个人，现在是五个人，如此反复。这似乎更加奇怪，因为没有任何声音。他们扭动身体，目的是为了进入状态，以便在摄像机前张开双腿，这完全是不自然的，显然是一种行为。但乔治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了结论：这是个假的。她们不是美国女人。这不可能--那些脸，那些胳膊和腿。没有一点皱纹，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赘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讨厌。有光泽，柔软，白色。这五个人中没有一个人看起来超过20岁。



一位酒吧女招待拉下了乔治的拉链，把她那只粗糙的小手伸进了里面。乔治立刻抓住了那只手。显然，他的抓力比他想象的要强，导致女主人声嘶力竭地尖叫，跳起来，冲了出去。约翰、华盛顿和王尔德各自默默地与自己的女人亲热，在她们身上爬来爬去，在黑暗中不停地移动。在酒吧的其他地方，没有顾客的女主人坐在那里抽着烟。烟雾透过电影放映机的蓝光飘了起来。乔治再次把注意力放在屏幕上。他想，还在做这个。他们真的很投入，好像没有它就没有生活。但是，乔治模糊地感觉到，他们所有人都必须感到非常尴尬，他们几乎可以死去。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有些安慰。

电影结束了。酒吧里的暗红色灯光亮了起来。天花板上挂着的灯具无声地旋转着，将红色、蓝色和黄色的灯光照在墙上的西方裸体女人的海报上。乔治决定去喝酒。他知道那晚他不会得到任何睡眠。他有一种感觉，他将会做关于艾米丽的恶梦。他强迫自己喝下倒在他杯子里的啤酒，现在是温热的，没有泡沫。他又从瓶子里装满了杯子，一口气喝完。两三杯，小瓶子就被喝空了。乔治打了个响指，引起了站在吧台前的女主人的注意，并示意她给他再拿一杯。她很快把酒拿过来，在乔治身边坐下，给他倒满了酒。她的脸很瘦，她涂的口红和白色的权力似乎与她苍白的棕色肤色不相称。主人的尖叫声，加上酒吧里录制的爵士乐的刺耳声音，刺激着乔治。这个女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毫无表情。乔治每喝一口，她就给他的杯子倒满酒。乔治认为啤酒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倒掉。她离开了，没有人问她，他一喝完旧的，就去拿新的瓶子。

如果她向我求婚，我不介意和她一起去一个地方。宾馆。但我是美国人，他告诉自己，所以我不可能问她。冲绳人从不与我们直接打交道。当我离开基地时，我总是看到这一点。乔治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发现她正盯着他，满脸都是。他感到很困惑。然后他觉得他可能会呕吐。再喝下去是不可能的，但她一直把杯子放到他嘴边。乔治喝了一口，只够湿润他的嘴唇，他想起约翰告诉他要通过抚摸女主人的乳房或其他东西来转移她的注意力。这样你就不用喝太多了。乔治犹豫着要不要触摸她的身体。当然，她不可能因为他碰了她就开始尖叫并跑开。

乔治站了起来，走到点唱机前，塞进25美分，选择了五首最响亮的歌曲。去它的，他告诉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被音乐炸晕了，我还不在乎什么呢。然后，约翰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能和这样一个小个子、黑皮肤的女人约会？走来走去

与她在光天化日之下，购物和看电影什么的。任何看到这一切的人都会认为这很奇怪。她甚至没有走到他的胸前。

那位女士仍在桌边，正在抽烟。乔治想离开。他想回到基地，给艾米丽写一封信。他不可能把这些告诉约翰和其他人；他们会取笑他。他坐了下来。那个女人给他倒满了酒，把酒杯举到他嘴边，在他耳边说："我们一起去睡觉吧。"乔治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10美元，整晚。无论你想要什么，"她说。她用一只手环抱着他的脖子，用她的舌头滋润他的耳朵。她把她那深色的、皮肤粗糙的手臂缠绕在他的身上，一次又一次地邀请他和她一起去。她咧嘴笑着，用手指模仿性行为，并做出其他性的姿态。乔治看了看约翰和坐在附近的其他人。他们在看着我，他想。而且还在笑，因为他们认为我不适合做这个。看起来他们都准备离开去酒店了。乔治转向那个女人，点头表示同意。她举起酒杯，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敬酒。我跟不上了，虽然我确实想喝得更多。如果我再喝下去，我最终会呕吐的。那个女人从柜台上拿了她的手包，去了洗手间。如果我和那个女人上床，也许我会对这些冲绳人感觉好一点。

那位女士从洗手间走出来，拉着乔治的手，用英语说："我们走吧。"约翰和其他人还在和女主人打闹。乔治想和他们呆在一起，但那个女人推着他走。意识到约翰、其他男人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女人们都在看着他，乔治满怀信心地迈着大步走到门口，走了出去。

红色、蓝色、绿色。霓虹灯招牌到处闪烁着。字母在各个方向窜动。有的从上到下，有的从右到左，还有的从各种可以想象的角度。灯光在人行道上投下闪烁的色彩。在反射的光线中，几乎看得出来的是沿街每隔一段距离种植的黑色扇形棕榈树，两旁停满了出租车和昂贵的美国汽车。出租车司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车外，情绪激动地等待着车费。在灯光昏暗的小巷里，聚集着一些带着破旧气息的妇女。她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言不发。当乔治和那个女人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盯着他们。空啤酒罐、威士忌酒瓶和其他垃圾堆满了小巷的两侧。乔治想用一脚把其中的一些东西踢飞，但他犹豫不决，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撞在巷子的墙壁上会发出多大的响声。那个女人拉着乔治的胳膊，但没有对他说什么。她的脸也没有表情。现在他们不在酒吧里了，她显得有些不同。"我们打车吧，"乔治说，瞥了她一眼。"我们就快到了，"她尖锐地回答，没有看他一眼。

这是一家三层楼的酒店，装修成美国风格。这名妇女做了在前台的谈话。一个矮小、丰满的中年妇女带领着

他们来到顶楼的一个房间。在她的带领下，乔治低头看了看这个女人的头。她把自然直的黑色冲绳头发烫成了一团纠结的卷发。这让他很恼火。毫无疑问，他想，是这个女人在打扫厕所，把人们留下的脏兮兮的性用品扔掉。她打开了灯，他们进入了房间。她把钥匙递给了乔治。当纠结的拖把夫人准备离开时，酒吧女主人用冲绳语对她说了些什么，并闪过一个快速的笑容。乔治注意到，这个房间的装饰似乎是为了迎合女人的口味。窗帘、床罩、梳妆台和地毯都是华丽的红色和粉红色。酒吧女主人仍然拿着她的手提包，走进了浴室。乔治可以听到水龙头发出的水声。她最终出来了，告诉乔治该轮到他了。乔治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泡了起来。他用毛巾裹住腰部，回到了房间。他曾经因为穿着衬衫和内裤出来而被一个女人嘲笑过。

"花了你足够长的时间，"女人一边吹着烟一边用英语说。从她的香烟中。现在，她穿着内衣，回到了洗澡间，嘴里叼着烟。乔治的头感到很沉重，也许是因为他喝了这么多酒后洗了澡。他在双人床上伸了个懒腰。他闻到一股混杂的气味--护肤液、汗水、精液。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因为床单是新洗的。但是，性爱的汗水肯定已经数百次地渗透到床单下的垫子上。

这名妇女在性方面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她的裸体是一个中年妇女的身体。就好像艾米丽的脸被叠加在一部色情电影上一样。他们一结束，乔治立即被厌恶感所征服。他们都喝醉了。他们没有头脑正常的。我也是，我的脑子也不正常。乔治感到被困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对我做了这些？为什么我在这里，在这个小镇，在这个岛上？他在马桶上坐下来。是外面那个女人吗？她仍然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抽着她的烟。他感到疲惫不堪，无精打采，他的思绪飘来飘去，无法集中。他想到了詹姆斯中尉，他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可能是罪魁祸首。乔治曾多次问过他，他们什么时候会被运往越南，但每次，詹姆斯中尉都避免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声称命令还没下达。"在这种情况下，"乔治会问他，"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美国？"总是同样的答案，没有命令。但乔治确信这是一个谎言。詹姆斯中尉知道得很清楚。他只是预先说他不知道。这是个谎言。詹姆斯中尉知道这一切。他只是把他不知道的事说出来，让我完全处于悬念之中。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强迫我训练杀人。但我们从未真正做过任何真正的杀戮。冲绳正午的阳光打在我身上，让我感觉我的头骨要裂开了。我感到头晕目眩。哪里都没有敌人，但我在那里。

无缘无故地射出实弹。这很疯狂。每当我在外面失去注意力的时候，詹姆斯中尉就会对我大喊大叫，骂骂咧咧，好像他的仇恨已经积攒了一百年之久或什么。没有敌人向我们开枪，所以他才会如此认真地表现出疯狂。我猜他只是对我有意见。训练一直在进行，我随时都会晕倒。我必须离开这里。要么我进入越南的真正战争，要么我回到艾米丽身边。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我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没有办法为“真正的杀人”进行训练。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实际上。杀死一个人。那到底是什么，杀死另一个人？

几乎每天深夜，在酒精消退后，乔治仍然无法入睡，他盯着天花板，跟着自己的想法走。有时他觉得自己想马上杀人，看看那是什么感觉，但命令从未出现。只是训练，训练，日复一日。我被训练了！我被训练了！我被训练了！我被训练了我已经被训练过了！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我在越南做了一件大事，给艾米丽写信，告诉她这件事，她会回信的，我很肯定。她不给我写信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发。不然怎么解释呢？我给她写信已经六十七天了。为了那封信，我整整绞尽脑汁两个星期。

...我知道为什么詹姆斯中尉讨厌我。我又矮又瘦。他一直这么说我，只是声音够大，所以我肯定能听到他的话。他说，士兵应该是又高又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拉进军队？我没有丝毫的愿望在这里。

乔治决定回到军营。他离开了浴室。那个女人还在床上伸着懒腰，抽烟。她坐了起来，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然后转向乔治。“再来一次？”她用英语问道，同时向他伸出了一只邀请的手。“请。”乔治很怀疑。“只有10美元，”她说。“但我已经给你钱了。”乔治摇摇头。“不，那是以前的钱。她说，用手比划着让他到她身边来。这不是我们商定的内容。我确信她说的是整晚的十美元。事实上，这一点毋庸置疑。约翰和伙计们总是说这是收费标准--整晚十美元，单次表演五美元。

乔治把目光投向她。“一次是10美元，”她再次说道。

不，乔治想，我不能让这个女人愚弄我。他开始对她说话，有点结巴。“听着，一开始我们就说好了，一晚上10美元。”那女人用比他更流畅的英语重复着自己的话。乔治紧张起来。“我确信你同意是十美元一晚。”

“不，我说的是短时间内10个。正常价格。问任何一个女人。你才是错的那个人。”她说得很快。“约翰可以证

明这一点，”乔治回应道。

“好的，告诉约翰到这里来，”她说，向他靠近。

约翰和那些人肯定会支持我。但他们也会开始思考，如果我为钱争得面红耳赤，怎么能指望享受一个女人。我将成为一个笑柄，而且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活下来。他们现在正和自己的女人玩得开心，所以让他们来这里只会让他们生气。

乔治不知道该如何让她同意。他的坚持开始显得很可笑。"为什么要为十美元做这么大的交易？"她说。"所有的女孩都说你是个吝啬的绿皮人。你随时都可能死在越南，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担心你的钱呢？"

乔治开始感到不适。"我有我的艾米丽在家里，"他现在说。"你们谁会知道我所经历的事情呢？"

"哦，你们都是一样的，"那女人回答说，举起了手。"永远不会改变。冲绳的女人对你来说只是玩物。就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但是，那些与我们中的一个人结婚的人呢，他们在教堂里在你们的牧师和上帝面前宣誓，但是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回到美国时，你们就抛弃了那个女人，好像她是一些肮脏的垃圾。那是什么？啊.....有这样的女人回到了我的村庄.....我的小妹妹就是其中之一。把她自己的红颜知己留在了美国。你们美国士兵都是一样的。你们所有人都带有一个艾米丽在家里，而我们所有人都是傻瓜，被你们收买了。你们的艾米丽正在毁掉我们冲绳的女人。"

乔治回头对她喊道。"你敢说我的事？"艾米丽。她不像你们中的任何人。她不是那种无耻的女人，不会为任何出现的男人脱光衣服。"乔治注视着这个女人微薄的乳房。

她把双手放在臀部，似乎要把她的乳房向乔治推去。"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为什么一开始就为性爱付钱，像你这样的人为了区区十美元就这么小气。难道你不知道新兵们用钱都很慷慨，很多人一晚上要付一百或两百的钱？"

乔治双臂交叠在胸前，转过身来直接面对这个女人。"你在说什么？我不能忍受呆在这样一个肮脏的洞里！"

"那为什么要来？"

"在这个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没有可以散步的树林，没有可以骑马的空地。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小小的岛屿和它充满疾病的夜晚，它充满疾病的酒吧。这里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人适合我。你就是一个例子。不是吗？"酒精似乎润滑了他的喉咙，当他的话语流露出来时，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

"你是个胆小鬼。你害怕战争，"她说。"艾米丽，马--那是一个孩子的谈话。我有过这样的人，他们在睡梦中喊着："yama-otoko back"。"

从战争中来，半睡半醒，突然他们喊道。"坚持住!别过来!外面有越南人!"汗水淋漓的他们。每当我与这些人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有睡过觉，这些爱哭的人整晚都紧紧抱着我，颤抖着，等待着晨光的到来。"她开始穿上她的衣服。乔治感到很茫然。他冲动地抓住了她的肩膀。他腰间的浴巾松开了。她迅速推开了他的手。"我会让经理把它改成快速时间，"她边说边跨进裙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在这里浪费任何时间了。"

乔治感觉到他被骗了。这一切都不成立。她打开门，向他伸出了手。"把那女人的小费钱给我。这是50美分。"她站在那里，伸出手来，门大开着。乔治递给她一美元。"马上回来，"他告诉她。"我是认真的。不要忘了。"她含糊地点点头，关上了门。

奇怪的是，如果她马上回来，她会把她的手提包带走，乔治想。事实上，他不知道该怎么想。他穿上了衣服。他突然想到，也许她不会回来了。也许他应该跟着她。他不太确定。他感到很困惑。等了十五分钟后，他决定离开。他跳下楼梯，皮鞋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但他还是冲下了楼梯。经理正站在办公桌前。当他走近时，她微笑着询问他的房费。他从约翰那里知道，房费总是要提前支付的。那个女人不是已经付过了吗？而明天在酒吧，她又会伸出手来让我付钱。乔治按她要求的数额付给了经理。我知道杰克的感受。那个家伙把他的最后一轮酒都卸到了那个酒吧的卫生间里。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只是为了取悦那个酒吧女主人，这并不重要。当关门时间到来时，她还是偷偷地离开了他。

乔治不知道他在哪条街上。这似乎是一条小巷。他想快点找到一辆出租车。一只瘦小的狗在附近溢出来的垃圾桶里扎堆。空的罐子和瓶子堆得乱七八糟。墙壁上散发着尿骚味。乔治加快了他的步伐。他的脚踩到了路边的一个瓶子，瓶子跳过了小巷，在混凝土墙之间发出了尖锐的回声。完全恢复了安静。这里很黑，只有偶尔的路灯或霓虹灯。约翰吹嘘了很多关于他对出租车司机拔出剃刀，打掉他们的车费，拿走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的16次。如果真要打起来，像约翰这样的大块头是不会输给某个出租车司机的。我想知道我是否能打败他们。有一些冲绳人比我大得多。打败他们的车费--只是二十五美分而已。而且，说真的，他们能带多少钱呢？

乔治意识到，除非他在主要街道上下车，否则他永远不会找到一辆出租车。霓虹灯招牌越来越频繁。街上也有更多的主人和门卫，试图吸引路人。现在早已过了凌晨两点，但这些人还在拍手叫好。

并高声呼唤。"嘿，嘿。地板秀，地板秀！""嘿，脱衣舞表演！""嘿，嘿。电影！""嘿，特别服务！"乔治继续走，避开他们。他假装没有注意到，但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他恐怕会无从拒绝。如果那个女人还在我身边就好了。然后我就可以走过去.....冲绳的女人和她们的同类应该被强行带走。他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能处理这个问题吗？所有的人都吹嘘自己做过。王尔德强奸了在PX工作的某个女人，华盛顿强奸了一个女佣，约翰强奸了某个高中生.....但我不认为我可以强奸一个女人。他们肯定会疯狂地反抗。即使我可以制服一个，我也不想和一个反抗的女人做.....此外，你强奸的女人的孩子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我想知道约翰对此会怎么说？怎么样，约翰，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但是，乔治，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还只有二十一岁。你凭什么认为你知道这么多？好吧，可以肯定的是，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帮助。我是个多好的神枪手，女人不知道。但是男人们，他们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表现出恐惧？为什么她除了蔑视什么都不觉得？她是否认为我没有胆量去做？棕色头发的女人更好。我讨厌她的黑发。我现在在跟踪她吗？不，不是这样的.....或者，也许是.....我不知道.....詹姆斯中尉的妻子长得有点像艾米丽。我真的很想和她谈谈，哪怕只有一次。但詹姆斯中尉的地位在我之上。嗯，不，也许他不是。至少，我可能要被提升为中士。如果我继续当二等兵，艾米莉不会高兴的。我必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詹姆斯中尉已经成功了，他有一个美国妻子和所有。

"嘿，嘿。"乔治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转去。一个身材丰满、皮肤黝黑、身穿夏威夷衬衫的冲绳人正用蹩脚的英语和他说话，显然是在向他提供一个白种人的妓女。乔治仔细地看这个男人的脸。他想，有多少个夜晚，我曾希望我怀里抱着一个美国女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没有美国女人会在这里做妓女，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不会。

"他们和你们冲绳人不一样，"乔治在开始从他身边跑过时对那人吼道。"你骗不了我，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乔治听到拉皮条的人在加大他们之间的距离时对他回骂。

红色、蓝色、黄色、粉红色的紧身裤由吊带撑起。乔治注意到，这附近肯定有很多黑人。他们有一双凶猛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们的黑脸在反射的霓虹灯色中显得很病态。厚厚的嘴唇在笑声中张开。大白牙。看来我可能走错了地方，乔治想。他先前的兴奋劲儿已经消失了。黑人四人一组，五人一组，站在美国汽车周围，靠在墙上，挤在酒吧门口，有的在阴影里，有的在灯光下，有的搂着主人和女友的肩膀，有的搂着妇女的腰，有的

他们手拉手，都用眼睛盯着乔治。就在他接近这排眼睛的尽头时，乔治被口水和某人的口香糖击中。秽语飞来。乔治把目光投向正前方。并没有改变他的步调。他想，如果他加快步伐，他们就会扑向他。随着他的脚步，越来越多的人的眼睛就像要扑向猎物的野兽一样。乔治开始明白，他最关心的不再是女人。我应该带着我的手枪，他想。他出门时经常带着它，但这次运气不在他身上。即便如此，对于这些人，他想，我可以用一打子弹堵住他们，他们仍然会呲牙咧嘴地向我走来。我必须射中他们的双眼，使他们失明。不知道我的枪法够不够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知不觉中，他加快了步伐。侮辱和挑战升级了。然后是一个清晰、尖锐的声音。乔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一个瓶子在他附近砸成了碎片。冒着泡沫的啤酒在人行道上暗暗流淌。张口结舌的笑声爆发了，而且越来越响亮。在笑声中出现了更多大声的辱骂，迎接他们的是更大声的笑声。被夹在街道两边的围墙之间，声音拒绝消退。

乔治本能地戛然而止。一只拳头已经朝他的脸。一个矮小的黑人，浑身肌肉荡漾，正在模仿一个拳击手，他在乔治身边跳舞，用拳头在空中戳来戳去。在闪烁的霓虹灯下，从他的无袖绿色T恤衫中伸出的手臂是黑色的，是乔治的两倍。乔治又开始走，假装没有注意到。拳击手轻轻地敲击和戳打着乔治的脸，他的下巴，他的侧面，他的背部，他的后脑勺。有些拳头落地时有点刺痛，也许是故意的。乔治继续向前走，好像他没有注意到。拳击手开始用他那坚硬的头撞向乔治的背部。当乔治回头发生了什么时，拳击手已经绕到他的前面，对着乔治的脸挥舞着拳头。他瞪着乔治的眼睛，嘲笑他，同时继续他的蹬腿动作。一群黑人跟着他们一起移动，笑着、叫着。人群中有些人举起紧握的拳头，有些人向乔治摇晃手臂。有些人像拳击手一样跳起舞来。一个矮小、年轻的黑人男子将一个空啤酒罐踢向乔治，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准确。一个瘦长的黑人男子从聚集在尼亚加拉俱乐部入口处的人中挣脱出来，开始用手臂搂住乔治。乔治本能地走到一边，但他的头却被那人的长臂抓住了。他搂着乔治的脖子在乔治身边走了几步，然后在乔治的耳边轻轻地说："我们喝一杯吧，我的好朋友。"乔治打了个寒颤。那人已经停止了行走，但乔治继续前进，所以看起来好像那人的长臂牢牢地掐住了乔治的脖子。这个人有巨大的力量。乔治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其他几个黑人男子，显然是



长臂人的同伴们包围了乔治，在沸腾的笑声和叫喊声中，把他带进了尼亚加拉河。在旁观者看来，乔治似乎是与好朋友在一起。

乔治被放倒了，或者说，被钉在了一个坚硬的黑色座椅上。他周围的人开始问他：“威士忌？啤酒？”乔治勉强回答说：“什么？”当黑人再次喊出他们的问题时，乔治说：“啤酒。啤酒很好。”一位冲绳的主人拿过来几瓶。每个黑人都把杯子装得满满的，举到乔治面前，并敦促他也喝掉。乔治接受了这个挑战，把他的杯子喝干了。有人立即给他续杯，并敦促他再续杯。其他人也跟着轮流给乔治的杯子添酒。更多的啤酒被送来。每喝完一杯，就有人高声赞美，接着就有人催促他再喝。最后，乔治有一种不舒服的膨胀感。他的肚子再也承受不了了。其他人继续催促他，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乔治现在几乎完全沉默了。他们强行把杯子放到他嘴边，声称他的沉默一定意味着他没有喝够。“来吧，喝吧！”乔治似乎听到他们在点唱机上方说。“毕竟，你是为这一切付钱的人。”

乔治意识到他必须站起来。如果他留在原地，就会有这只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他想，*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离开这里，而不至于让我的屁股挨打？*他继续一言不发。他不承认对他说的任何话，也不承认他们的笑声。黑人不停地把啤酒推给他。乔治没有碰它。他知道他的内脏会爆发出来。其中一个人把一个瓶子塞进乔治的嘴里。乔治愤怒地做出反应，但他的肩膀和手臂被其他人按住，他的下巴被撬开。猛烈推入他喉咙的啤酒淹没了他的气管，使他的肠胃陷入混乱。他无法呼吸。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睛。另一个瓶子被塞进他的嘴里，这一次威士忌被灌进他的喉咙。乔治的嘴、喉咙、胸部和内脏都着了火。他的咳嗽使他进一步发炎。甚至他吞下的唾液也使他的喉咙疼痛。他觉得自己快要呕吐了，但疯狂地试图把它忍住。他担心，如果他吐了，他的内脏很可能会爆裂。当他咳嗽时，他周围的黑人同情地揉着他的背，但很快又把另一瓶啤酒塞进他的喉咙。在这些重复中的某一时刻，握住乔治右臂的手松开了，乔治鼓足了力气，挣脱了手臂，把瓶子从他嘴里甩了出去。它在地板上碎裂，发出清脆的声音。这些人发出了巨大的嚎叫声，并开始向乔治的头部和背部泼洒啤酒。推开离他最近的人，乔治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的膝盖撞到了一张桌子，把桌子的一头抬了起来。酒瓶、酒杯和一个冰壶哗啦啦地掉在地上。然后，乔治将他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爆发中，将自己从

他的手被紧紧抓住，向门口走去，但被某个人的脚绊倒，翻倒在地。有人喊着什么，抓住了乔治的头发，用两只手拉着。乔治的脸从地上站起来。他所看到的是一片长长的、有筋骨的黑腿。两个人抓住了乔治的胳膊，把它们扭成一个痛苦的角度。乔治迅速坐了起来。先前抓住乔治头发的人现在用一只手把他的头拉直，用另一只手狠狠地打他的脸，一个脸颊，然后是另一个。巴掌的刺耳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乔治内心深处感觉到他的耳朵已经麻木了。那些人对他尖叫的声音只是从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时隐时现。他没有感觉到头发被拉扯的疼痛。

然后，对他的手臂的控制松动了。乔治倒下了，变成了一个球。

*最好的办法是*

他想，*假装我已经喝得晕过去了*。他的头发又被拽了起来，他的嘴被拉开，但乔治一直闭着眼睛。他的胸部和内脏被踢了一下。似乎是他先前注意到的那些巨大的尖头皮鞋。他不顾自己龇牙咧嘴，把眼睛挤得更紧了。他又被踢了一次又一次。每一击的钝痛都伴随着他。"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乔治喃喃自语道。"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苦涩的愤怒吞噬了他。但是，他的身体渐渐麻木了，就像他真的喝得晕过去了一样。*我会记住你们每一个混蛋的脸*，他想，*我会报复你们每一个人的*。然而，他的眼睛仍然闭着，所以他几乎不记得那些脸。*为什么所有的黑人都长得一样呢？*

乔治一直咬紧牙关，但现在他让嘴张开，放松身体，假装自己已经昏过去了。踢人和扯头发的动作几乎没有任何停顿，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让他站起来。有几个人抓住了乔治的胳膊和腿，还有两个人解开了他的腰带，开始拉开他的裤子。乔治的眼睛飞快地睁开，他大喊大叫，咒骂着，愤怒地挣扎着，但他被紧紧夹住了。他的内裤被拉掉了。他感到自己的阴部出现了奇怪的情况。黑人呼喊着想有人过来。然后，乔治看到三个黑人妇女正俯视着他。他想知道她们会从哪里来。她们就像陷入陷阱的细腿羚羊一样上窜下跳。乔治的眼睛现在睁得大大的。他咬紧了牙关。妇女们从满口的大白牙中露出宽厚的笑容。*她们看起来都很相似*，他想。*没有个性，就像动物*。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他身上抖动和摩擦。

她们用自己的鞋尖，把啤酒倒在他的腹股沟上。妇女们对这样做的兴趣似乎没有尽头。一个女人从柜台上拿了一把小菜刀，对他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她把刀子在他面前晃了晃。它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当她扭动身体，在他俯卧不动的身体上跳舞时，这个女人

把刀子靠近他的私处，慢慢地在空中移动。乔治磨着牙。

他想，*我将不得不杀了这些黑人妇女。不管是哪种方式。那把刀在他的私处蠕动，他已经快疯了。突然间，一切都暗了下来。另一个黑人妇女站在他身上。她直接蹲了下来，她紧实的臀部正对着他的脸。*

"来吧，在他身上撒尿，"乔治可以听到那些人说。相反，这个女人抬起和放下她的臀部，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回旋动作，好像在和乔治做爱，然后大声笑着下了马。

这两个女人最终去了某个地方，显然已经失去了对这一乐趣的兴趣。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大声说着什么。她在乔治的私处连续吐了两口痰。他感到下面有一种刺痛，就像你刮胡子时可能会有感觉。他想象着那里的切口不过是些细线，但黑人现在又回来了，用他们先在嘴里涮过的威士忌和啤酒喷他。他们从他的裤子里扒出了所有能找到的钱。乔治一直闭着眼睛。其中两个人大声嘲笑乔治，抬起他的腿，把他拖到入口处，然后把他扔到人行道上。作为最后的侮辱，他们中的一个人仍然在笑，向乔治的脸上撒尿。对乔治来说，那是酒精、精液和动物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那是一股稳定而有力的尿液，感觉粘糊糊的，令人不快的温度。乔治有一种想呕吐的强烈冲动，但他抑制住了。并紧闭双眼。

乔治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个问题。杰斐逊强奸了一个年轻女孩，帕克闯入一个女性家庭，强奸了一个中学生女孩，华盛顿强奸了一个酒吧女招待。每天，失眠都困扰着他，直到深夜。*我想这是真的，我真的不能对一些软弱的女人或女孩下手，她们不会有一百万个机会阻止我。但是，如果我扣动扳机，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尊重我。约翰、警官、黑人男子、妇女.....把沉重的鸡巴往后拉，然后向后拉紧弹簧式的扳机。震耳欲聋的雷鸣声，我的右臂因后坐力而折回，我的身体绷紧。那难以形容的一瞬间。如果我真的扣动了扳机.....。*

在其中一个不眠之夜，一个目标开始在乔治的头脑中形成。对于这位老人来说，这真的会是完全无法预料的。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样。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拉进军队，然后被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老人似乎在收集废旧金属。也许他每天晚上都这样做以谋生。他带着某种粗纤维的麻袋。他不在禁入区。这里有炮弹碎片和弹壳

从附近的禁止入侵实弹演习区散落在那里。我曾多次看到冲绳人在那里捡拾东西。通常只有一个人。总是同一个人吗？这没什么区别，真的。后天晚上，收集这些弹壳的人将死在我的手里。他的运气到了。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有某种理由要杀那个特定的人。

那刺耳的声音似乎是从他耳朵的最深处发出来的--喷气式战斗机发动的声音，夜复一夜，无休无止地持续着。乔治的营房配备了超强的隔音设备，但这种声音在耳边造成了无休止的响声，使人无法入睡。发动机的金属轰鸣声保持着相同的音调，从未上升，也从未下降，似乎永远都在持续。日复一日，乔治服用的安眠药数量增加。失眠是令人痛苦的。直到两三个月前，他还能让自己沉浸在对艾米丽的愉快回忆中，因此，漫长的夜晚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麻烦。然而，一旦他走出军营，声音就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知道安眠药是有害的。早些时候，他曾试图从酒精中寻找解脱，但他没有大量饮酒的习惯，永远无法喝得酩酊大醉，所以喝酒从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现在他在这里，凝视星空或听昆虫唱歌不过是一种幻想。落基山脉一直很安静，也很静。乔治花在梦想这些事情上的时间越来越多。那里有那么多的星星。我们经常从窗口看着它们。森林和湖泊都是安静的，静止的。有时我们会听到远处的野生动物在嚎叫。嚎叫声在空气中持续了很长时间.....

他对山的梦想总是零碎的、不连贯的。

乔治检查了他的手表。现在是7点40分。对他来说还有一些日光。在基地外围的铁丝网外，鼯鼠蟋蟀在摇曳的草丛中鸣叫着。微风很凉。该死的愉快的夜晚。这大概是我们通常去酒吧的时间。但这个地方是你能得到的最不像酒吧的地方。我很羡慕那些放哨的人。他们不必费力地编造借口，不和那些家伙出去玩。不是说我今晚拒绝了约翰的任何邀请。我在他来见我之前就离开了军营。

那位老人就在那里。他身体的气味在柔和的微风中传给了乔治。毫无疑问，他已经听到了乔治的皮鞋敲击沥青人行道的声音。他蜷缩在一个黑球里。我们总是在晚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他在栅栏外。弯着腰，害怕谁在看他。他利用岩石地里的杂草和灌木来躲避我们，就像那只虫子躲在那些用干枯的叶子和树枝碎片修补起来的箱子里。约翰和其他人从未

他们注意到了他，他们是如此专注于谈论在密西西比河边等待他们的快乐。当我们经过时，这个老家伙仍然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但他一直一眨不眨地警惕地盯着乔治。他在那里，乔治告诉自己。永远不会失败。这个人把他的草帽、灯罩帽拉得很低，但乔治清楚地看到了他那张布满皱纹的猴子脸，看到了他的猴子眼：那双一动不动的、黑暗的猴子眼。很久以来，乔治都无法理解那双睁大的眼睛里的表情。恐惧？仇恨？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是敌人的眼睛。那些贪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恐怖和恶意。它们是越南人的眼睛。他的皮肤颜色，他的体格，都是一样的。我的敌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乔治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

他挡住了路。我看不见了，乔治体内的一个声音喊道。离我远一点。任何被猎杀的动物在听到我过来时都会跑开。但这个老家伙没有。他只是一直盯着我。那双对我如此冷漠的眼睛，对我表现出如此的蔑视。

乔治停了下来，把脸侧向老人，点了一支烟。"继续，打吧。"他对自己说，因为他意识到了另一件事。我以前见过这些眼睛。约翰的眼睛.....还有华盛顿的.....还有lieu-租客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眼睛。但艾米丽不是。她的眼睛是不同的。他们的眼睛蔑视我，让我感到压抑和渺小。

乔治又开始走了，把老人甩在后面。冲绳人从不直视你的眼睛。当你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总是低头看。但就在你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会从眼角偷偷地看一眼。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而在他们走过你身边之后，他们会转过身来盯着你看。我当然不会转身盯着他们。他们是国家战败后留下来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那样看着我？装得那么高大。那个老家伙又在想什么呢？如果他只是保持绝对静止，他就不会被杀？你输了，老家伙，所以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投降旗，承认你被打败了。黑人和你们这些人不一样。如果我用死亡来威胁他们，他们会反击我。眼睛鼓起来，呲着白牙，疯狂地吼叫。他们会很无耻地这样做。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会尖叫和哀号，想尽办法保住性命。乞求他们的生命。但是你们冲绳人，你们会怎么做？什么都不做。没有反抗，你们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一句话也不说。好吧，这一次，我给你们一个暂缓执行的机会。

乔治没有回头看那个老人，也没有改变他的步伐。我过一会儿就回来。如果到那时你还没有跑掉，我就用枪打死你。我不是在开玩笑。你会被枪毙的。对你来说，这将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对我来说，这不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这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乔治继续往前走。我并没有对栅栏外发生的事情产生过任何特别的兴趣。那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目光会落在他身上？他那陈旧单调的衣服在黄昏的色彩中全然不见。但是，他

被我发现，这个人将成为他的凶手。除了命运，你没有什么可以称其为命运。越南也是如此。挣扎着让自己自由并没有什么用。即便如此，老家伙，你为什么不把自己藏起来？你一定听到了我的到来。你是不是太专注于你的工作了，昆虫发出的声音太大，你听不到？

乔治想到，他应该继续直走，不要回头。不，不可能。我不能这样做。失眠症会越来越严重。我会变成一个废人。我不是没有能力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觉得自己比我优越，你们冲绳人没有，你没有，约翰，詹姆斯中尉没有，任何人都没有。我不会让你，你或任何认为我没有能力的人。我对另一个人有生杀大权。那个人的命运，以及所有与那个人有关的许多人的命运，都在我的这根手指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定的了。我的一些不经意的决定，让上帝的一个造物被送入永恒的空间。美丽，你不觉得吗？对不对，乔治？

乔治完全转过身来，开始重走他的路。"这是他的错，因为他没有逃离我，"乔治小声嘀咕道。什么时候的事，我想知道。我想那是在一个休息日，大约在中午的某个时候。我在栅栏旁边走着，突然，岩石从另一边向我飞来。所有的石头都撞到了栅栏上，落在地上，没有碰到我。一个穿着脏兮兮的无袖T恤的深色皮肤的冲绳孩子在那里，他咬着牙，脸上充满了认真的决心。当我向他走去时，他开始跑。他一只手拿着一顶草帽，另一只手继续向我扔石头。他光着脚在满是石头的场地上跑来跑去。他害怕我向他开枪，我想。他确实逃跑了，所以我没有杀他。这个老人的眼睛就像那个孩子的眼睛。为什么他不也逃跑呢？我记得还有一天。下着雨，天色不是很晚，但已经很昏暗了。我浑身湿漉漉的，走在这道围栏旁边，什么也不看。我故意让自己弄湿。这有什么坏处呢？从栅栏的另一边，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正盯着我，一动不动。那是一只母狗。它那湿漉漉的毛发紧紧地贴在它那臃肿的身体上。干瘪的乳头从她身上垂下来。在我看来，这只狗似乎在为生存而挣扎。我想，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吃的。那只狗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想法，一瘸一拐地走了。我无意于仅仅为了生存而夺取生命。

乔治坚定地放下脚，让自己停了下来。他的鞋子在沥青路面上发出尖锐的声音，打破了笼罩在他身上的沉默。到现在已经有十五分钟了。他懒得看表了。我不会被站岗或外出巡逻的人发现吗？这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不，他摇了摇头。他们现在是否看到我没有有什么区别。我主意已定。

他开始意识到他的耳朵里有嗡嗡声。那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当没有来自喷气式发动机转速的噪音时。那么，在我耳朵深处的这种持续响声是什么？昆虫？这怎么可能呢？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杂草，没有泥土，只有这平坦的沥青。也许是栅栏另一边的昆虫。不过，这声音似乎太近了，不可能来自那里。他们在哪里，这些该死的夏天的虫子发出这些声音？几分钟前我在后面看到的那个东西，那个藏在栅栏边阴影里的东西。那东西不是人。它是野味。一头野猪来找吃的。那些看起来像猪的动物，但身上的毛很粗，还有尖尖的獠牙。我以前见过它们。那一定是它，我肯定。那东西是个夜行动物，有五英尺长，它用鼻子在土里刨根问底。我想知道它是否会与我抗争，疯狂地尖叫着。或者把它打得飞快地离开那里，让你怀疑自己在看什么。但我没有信心能打倒一只野猪。以我的枪法水平，这很难.....我会尽力而为的。

乔治注意到它变得更黑了。然后他想到了。难道我只能杀这些人，一个既不能反抗也不能逃跑的衰弱老人？在越南不是这样的.....不，但外面的东西是野猪，不是人。

黑暗在地面附近最浓。蹲在草丛中的黑块无法辨认。乔治站住了，牢牢地站住了脚，并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与那团不动的黑色物体相隔八或十码，它似乎一直盯着乔治的一举一动。我不能让这个东西盯着我，他想。他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变得僵硬。盯着我，好像我是个该死的外国人！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但没有必要费力地那样看我。我自己也不想呆在这个破地方。我能做什么？没什么，我也无能为力。

乔治压制住了想要破口大骂的冲动。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看我？你自己可能是某个肮脏的酒吧的女招待的父母。那些地方的女人说话足够自由，而且还能笑。不像你。你什么都不说，但你的眼睛和她们的一样。

乔治把手伸到后面，掏出了藏在他宽松的夏威夷衬衫下的马格南手枪。他松开了保险，发出了清晰而令人满意的声音。那个黑影似乎稍微动了一下。乔治把枪放平。把我所有的力量放在我右手的食指上，这就是我所要做的。然后一切都会得到解决。老人得到了他对永恒的窥视。太阳落下，太阳升起，它又落下。每天重复的生活轮回即将结束。老人将成为永恒。这是很容易的。生命是如此简单。当黑块再次移动的那一刻，我将扣动扳机。

乔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没有任何动作。他的手指对扳机的握力变紧了。他的手臂感到沉重。他开始失去感觉，在

它。继续前进，闯一闯，试着阻止我，乔治在内心呐喊着。他单膝跪地，左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右手腕，做好了准备。在那一瞬间，那团黑色的东西把自己拉直了。乔治用力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声在空气中回荡，废弹壳弹出，那个阴暗的身影慢慢沉入地面。一时间，乔治的手臂因后坐力而感到麻痹。他踉踉跄跄地朝那个黑东西走过去。他的双腿力量耗尽，彼此纠缠在一起，他向前绊倒在栅栏上。由于草帽还戴着，身体上的脖子不自然地弯曲着，脸部更是可怕地扭曲着。身体是趴着的，但那张错乱的脸是朝向乔治的。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直到最后，乔治想。老人的右手仍然拿着他的布袋，似乎几乎是空的，没有任何搜刮到的东西。

乔治把手枪放回了他的后口袋，保险仍未打开。他用不稳定的腿离开了围栏。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以一定间隔排列的户外灯已经亮了起来，将军事基地照得白亮亮的。乔治又开始走，只是走，心中没有特定的目的地。也许他还活着。我只插了他一次。很可能不是致命的。我打赌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屏住呼吸，直到我清场。我没有看到任何血迹。也没有血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个通缉犯吗？我在栅栏上留下了指纹吗？他们要以谋杀罪处决我吗？但这是不可能的。琉球警察无权逮捕我。第817号公告不允许这样做。一个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绝不会判我死刑。事实上，如果我幸运的话，这可能只是意味着我不会被派往越南的前线。也许他们会把我运回美国。我就能见到艾米丽...

乔治边走边宽慰地笑着。但他的心仍在疯狂地跳动着。他向自己保证，我不在乎这家伙是否已经死了。明天早上，我将邀请中尉的妻子出去兜风，让她看看尸体。这意味着詹姆斯中尉也可能会改变他对我的看法.....或者，我可以把它浇上汽油，在户外垃圾焚烧炉上烧掉它。不，那个家伙不值得一个适当的火葬或适当的埋葬。此外，我不可能翻过这道栅栏。它太高了，上面还有几层带刺的铁丝。最近的大门在两英里之外。我就把它留给苍蝇和蛆虫，直到它腐烂，流下黑汗，被吸收回大地.....然后，他们可能会从他身上取出的子弹中知道是我干的。会有一个调查。我将告诉他们什么故事？说我把他误认为野猪？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当时天色稍晚，能见度很低？或者，我看到他越过栅栏逃跑，向空中开了两枪示警，当他没有停下来时，我别无选择，只能向他开枪？这就可以了。任何时候



一个冲绳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基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可以当场开枪打死他.....但是，那个老人甚至可以翻过栅栏吗？或者...

乔治的头脑现在奇怪地清晰起来.....或者，也许我应该把尸体拖到离那里50码左右的地方，把它留在禁区里.....我真的甚至要考虑编造一些能用的故事吗？军事法庭的官员永远不会做彻底的调查.....但我想告诉约翰和中尉究竟发生了什么.....。

无论乔治走了多远，他都没有感到丝毫的疲惫。他现在离草丛有一段距离，但那些昆虫的嗡嗡声一样的东西在他耳边上升到奇特的程度。

翻译：David Fahy